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一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一

邵伯溫 著

中華書局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二

邵伯溫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邵氏聞見前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宮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尙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几杖，於左右，多聞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甚廣，烏乎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惟喜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旣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尙有取焉。仲子博謹序。

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前錄二十卷。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繪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爲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鍾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徽籛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譌。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書。頗多荒唐。凡所害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褒秀秦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孺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誕。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宋 邵 伯 溫 著

太祖徵時。遊涇州涇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畱。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畱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即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畱我何也。彥超曰。涇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亦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不附。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

體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聞恐怖。婦女何爲耶。一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燭髑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國不安者。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

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權。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然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人作相。內臣主兵。至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

一家。慎無反。已而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旣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宜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宜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塋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乎。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況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曰。汝爲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尙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

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諡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乎。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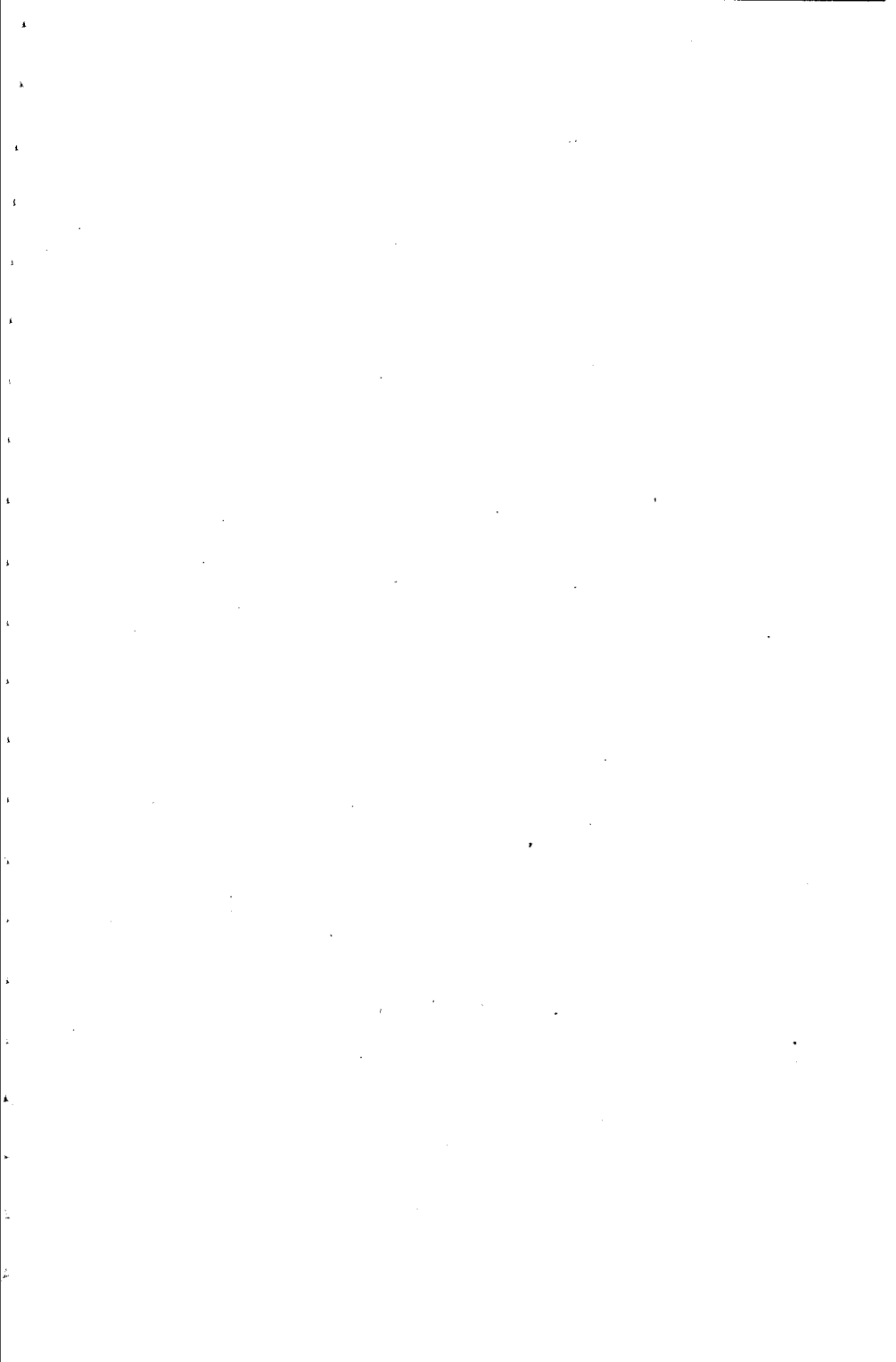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灤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尙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鱸。帝乃安。旣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尙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眞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

類文定至需辭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聞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尙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旣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嶢嶢。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

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眞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蓼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尙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尙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難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旣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尙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光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億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爾其劍復。